

夏辰/著

料理课

以心灵禅悟的方式
遇见未知的自己

勘破·放下·自在

心结是个乌龟壳，背着它，是不想私密被偷窥。
但只有心结之释，灵魂才会自由。

一部最温暖的都市“治愈系”心灵小说

也许很多的不凡，最初不过是平凡。

HEART CLASS

料理课

以心灵禅悟的方式
遇见未知的自己

勘破·放下·自在

夏辰／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料理课 / 夏辰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29-05120-4

I. ①料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9100 号

料理课

LIAOLI KE

夏辰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划编辑: 王传丽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汪晨霜

装帧设计: 嫁衣工舍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60mm × 960mm 1 / 16 印张: 17 字数: 250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120-4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楔 子 / 001

一 莫许杯深琥珀浓·绿蕙·红烧肉 / 005

二 山有木兮木有枝·家珍·鸡蛋羹 / 040

三 愿得一人心·碧珠·糖醋排骨 / 064

四 当时只道是寻常·子濯·回锅肉 / 107

五 莫怨东风当自嗟·庆雪·饺子 / 136

六 芭蕉不展丁香结·瑾瑜·蚝油生菜 / 165

七 莫待无花空折枝·德元 & 梅生·炒饭 / 185

八 顾我，复我·成钢·汤圆 / 234

九 花自飘零水自流·幼安·白粥 / 251

楔 子

“听说你的料理教室很特别，其实不只学做菜那么简单？”她矜持地看着我，言语间斟字酌句。

我也温和地看向她，这个女人看上去生活颇优越，眉宇间却不见快乐，这样的人比比皆是，其实不止她一个，他们拥有的太多，想要的更多。

“我只教做菜，至于你说的其他的，也要看你自己，更是缘分，仅此而已。”我故意把话说得很空，逃避开一个本就无法回答的问题。

她没再坚持，兀自点了点头，看上去却仍然迷茫，却又不好追问下去。诚然，我也确实没有准备出能够肯定让她心安的答案。

“我决定好了会给你打电话。”她走的时候这样和我说，我微笑着答应了。

送走她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她是不会回来的，她只有一颗急切的心，要的不过是让某些问题药到病除的“仙丹”，而我会的只是料理——不过最平凡的食物，我没有她要的那盘菜。

我只提供料理课，别对我期待太多。

.....

我的店坐落在这个城市地段最昂贵的西部，是个宁静的所在。在远离主干道的树林里，天气晴好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一座座隐隐露出红褐色的尖顶砖房。从很远的地方开始，就有沥青铺成的行车道一直通向大门，沥青道两侧是排列整齐的榕树，春交初夏的时节，满树粉红茸茸的



料理课

花朵绽开，犹如最浪漫的美梦。秋冬时节，阵阵寒风袭来，巨大的树冠依然是密密实地遮盖着这片地方，间或有叶子落下却也依然是绿的，坚强的美丽，是我最爱看的模样。

我的店是两层小小的平顶房，依着整个社区的外墙。朝向住宅区里面的一面上下两层都是大大的玻璃窗，坐在窗前可以看到彩色石子铺成的小路和无数的树木和花朵，草坪像绸缎一样，偶尔有孔雀和仙鹤闲闲地踱过。沿路窄窄的鱼池，用白色大理石铺过，水底有各色玉石般圆润的小石子，一尾尾鱼儿便顺着池子在整个别墅区循环游动，红的鲜艳，黄的香润，黑的神秘，是如幻想一般的灵动景致。

我和这里的住户交往不多，其实这些住户们相互交往得也很少，每到夜色降临，每一家的灯光亮起，似乎都在讲述自己密密层层的故事，非请勿扰。我有最明亮优雅的店堂，每天都飘出殷殷的茶香，我找的是谁？谁又在找我？我都清清楚楚地知道……

阿白是我这里唯一的帮手，这里很静，我也需要很静的人，这么久了，只有阿白合心意。阿白很瘦，也很高，头发短得几乎可以看见青青的头皮，细长的眼睛总是软软地眯着，像一只猫，只是偶尔也会闪过锐利的锋芒。阿白从没对我的一切产生过好奇或者一丁点探寻的兴趣，而我也从没有试图想要去干涉过他，我只知道他叫阿白，身份是我的伙计，住在我的店里，仿佛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。

很多人猜我是一只“金丝雀”，我并不去解释，可这个谣言很快便被造出它的人们自我否定。我承认，我还很年轻，很美丽，独身一人，有这样一家看似并不会赚钱的店。而我的家就在这社区里面，一栋三层的房子，家里有个慈眉善目的老阿姨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虽然我很像一只“金丝雀”，但我太寂寞，比“金丝雀”的寂寞更寂寞，可我看上去又实在太享受这样的寂寞，泰然自若。没有这样没心没肺的“金丝雀”。

我有没有说我的店里究竟是做什么生意？哦，也许我真的忘了。这里是一间教室，料理教室，教人做菜的地方。很多人都说我的料理课很特别，我并不只是单纯地示范怎样去做一道菜，我提供各种各样最优质的食材、用具和干净美好的场地，你尽可以毫不吝惜地使用它们，手忙

脚乱地打碎东西或者笨手笨脚地把食物弄得一塌糊涂都没有关系。尽管动手,尽管摸索着去做,和你的食材沟通,和你的心愿对话,之后便会得出完美的料理。手把手教导的方式,是我不屑于去做的,菜的味道好坏只是一种基本的要求,却也不是我开这间教室的初衷。

我的烹饪主题也很严格——“家常菜”,上不得宴席的料理,不会有花朵装饰在盘边的那种菜色,我只接受摆在普通人家餐桌上的味道,那些从小到大的包含着太多回忆的味道,和家人、朋友、爱人最最亲密的味道,这就是我的本意。

也正是因此,我格外挑剔客人,也许许久才会有客人上门,但我仍会拒绝他们,我太看重缘分,太在意感觉,可能也正是因为我的这种坚持,我的店反而很有名。但虽然我的邮箱里每天都是满满的预约单,却几乎很少有人真的走进过我的教室,而这种苛刻却似乎更吸引人们,最美的花朵总是开在悬崖峭壁最险处的那一朵,人是可悲的动物,以虐待自己为乐,这是人类的天性,逃不去,逃不去……

很多个无人光顾的午后,温暖的阳光中,我会用那把粉红色的水晶壶泡一壶香茶,坐下来看壶盖上腾起阵阵香雾,而阿白便会用他那个质拙的黑陶大杯冲一杯素咖啡坐在我的对面。我们很少交谈,只有两种热气腾腾的香味在相互依傍,奇怪的和谐。

……

今日上门来的是一位少女,她的预约单曾令我印象深刻,表格填写得一丝不苟,随表格还附了一封短信,言辞诚恳却并不急切,一种安静的期待,最是打动我的心。

约定的日期来了,当她出现在我的店里的时候,连窗外阳光下那梦幻般的美景都显得黯淡了许多。这实在是太美貌的少女,一旦见到,你甚至连感叹造物者的神奇或者不公都来不及,只会觉得庆幸,自己竟有这般能够赏心悦目的福气。

但她的美貌太绚烂,如同烟火,在瞬间会让人升腾出一种由美丽震慑而出的惊喜和晕眩,但当最初的惊艳过后便会发现,她的眼睛过于沉静,只闪烁着寒玉一般的冷光,直叫人心急急速上升的热度飞快地褪去。



料理课

“我叫绿蔻。”她的声音很低沉，言辞简单而且非常平淡，“我来学做菜……”

阿白送来饮料，用了洁白的新疆玉杯，茶水是颜色清淡的高山茶，我不禁笑了，清静如阿白，都触动于她的美，真是难得。

“你想做什么菜？”我想竹笋比较适合她，有坚硬刺人的皮、洁白干脆的质地，还有不容易入味的性格。

“红烧肉。”

她淡淡地说出这道菜名，我一怔，随即在心里笑了。金镶玉，大俗大雅全看匠人的手艺，很多客人选择的菜式就像他们自己，所以教习是件很简单的事情。但她不同，她实在是个让人喜欢的客人，有悬念，有挑战。

“我什么时候可以过来？”她又淡淡地问，细白窄小的手伸过来，抚弄了一下玉杯子，却依然没有端起来。

“随时都可以的。”这样的回答，连我都吃了一惊，我从未给过任何人如此大的妥协，我必须承认，我已经在开始盼望着和她相处的这段时间了。

……



莫许杯深琥珀浓·绿蔻·红烧肉

“我妈妈最喜欢吃这道菜。”

这是她今天以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，自从进门开始，对我例行的交代她只用点头或者眼神来回应，然后她自己开始动手准备食材，我在宽大的料理台旁边找地方坐下，静静地看她。她系着豆绿色的围裙，动作如舞蹈般优雅，我喜欢这样一种对待厨艺的态度，谁说厨房的工作总是油腻粗糙的？

她把食材一样一样码放在料理台上，凝神看了片刻，便开口跟我说了那第一句话：“我妈妈最喜欢吃这道菜。”

我并不意外：“应该是的，红烧肉并不像你会喜欢的菜。”

她摇头：“我喜欢的，妈妈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。”静了一静，又说：“我总想做出妈妈喜欢的那种味道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做菜没有什么一定之规，就像没有一个人的口味和另一个人完全相同，彼之熊掌我之毒药，看你做给谁吃。”

她笑了，第一次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：“我明白的，不过我妈妈和我的口味就是完全相同的。”

她很固执，但我不觉得讨厌。

“我希望你看我做，然后告诉我哪里不对。”她对我这样要求。

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，但是对她我总是破例。

“放心。”我和颜悦色。

她开始了，手法利落，一看便知并不是初学做菜的姿态，我很欣赏



料理课

她的节奏：舒缓但又胸有成竹，不见犹豫或者黏腻的反复。红烧肉是一道最解馋的菜，同时又显得最粗糙，它具有很高的厨艺包容性，高水准的厨师可以做成最精致的佳肴，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也可以信手拈来，虽不见如何好，倒也不至于太难吃。就像爱情，人人可以去谈，但是未必人人都谈得好看或者得到幸福。而即使谈得色香味俱全也未免会流于俗套，失了自己的特色。

工夫不大，她的菜已经完成了，她挑了青绿色粗瓷浅口大碗，把肉盛了出来，没有在下面垫放菜叶子，也没有刻意把肉码放得像麻将牌一样整齐，这都是令我欢喜的。见我笑而不语，她夹了一箸放在口里尝，细嚼慢咽间，眉眼中果然掩不住失望的落寞。

不出意料，我也根本无需尝，其实连全程的观看都不需要，她错在第一步。

于是我说：“开始就错了，后面都是徒劳的。我可以告诉你错在哪儿，但你也可以自己摸索。”

她沉思，却并不阻拦我，我便说道：“有些食材根本不是做你这道菜的材料，粗看上去大略不差是不行的，好食材是一切的基础，差一点便撑不住你整道菜的风骨。”

她的眼睛里电光石火一般，放下筷子：“我明白了，下次不会错。”

“好的，下次的课再看吧。”我亲自倒了茶给她，依旧是洁白的新疆玉杯，浓重的普洱如胶似漆地缠绵在杯口，欲溢不溢。她道谢之后，便开口告辞，并没有再说什么多余的话，披上外套出门，不曾转头再示意一下。

可惜这好茶，纵使再清雅高贵的味道，满满一杯的意思，总是不希望你依旧坐下来欣赏，她的一点就透，我会觉得珍惜。

.....

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坐在这间咖啡屋，绿蔻并不喜欢喝咖啡，咖啡对于她，闻一下好过饮一杯。生活中的苦味总是足够的，何必还在饮料上为难自己呢？

点了一杯柠檬茶，环顾四周，还好这里总是这么安静，还有这墨绿

色的桌布,都是最讨自己喜欢的。

绿蔻在相亲。好男人不易得,连自己这般美貌的女子都要相亲,这世界真是没天理!但是怎么办呢,纵使自己再美,但总是深居简出,活动范围太过于简单,根本没机会多认识男孩子,为了挑个好老公带回去给妈妈看看,让她放下心,还有什么办法比相亲更简单的?妈妈最近越来越着急了,不能让妈妈为我担心,她的身体不好。绿蔻这样想着。

但是,总是不能将就的。妈妈很挑剔,甚至比绿蔻自己更要挑剔,好在绿蔻了解她的要求,对她会喜欢的那种男孩子了然于心,绿蔻不会选错,也不会放过,只要目标出现那就是志在必得!但,究竟何时才会碰到这个对的人呢?

一辆黑色的奔驰车无声无息地停在绿蔻窗外的街旁,司机位上下来一个沉稳的年轻人,黑西装、白手套、举手投足是职业司机标准的姿势,他健步绕到后面,打开车门,一个男人走下来。不会超过三十五岁的年纪,身材和气度都很不凡,一看便知是长期自我历练的结果,面相倒是普通,只是下巴的棱角很分明,是坚毅性格的证明。

他走到绿蔻的面前打招呼,一贯波澜不惊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艳,绿蔻很习惯这种神情,她的美是无人可以抵抗的,她知道他看过她的照片,但是照片毕竟不能尽现真容。

男人极力掩饰着自己眼中的玩味,说:“没想到绿蔻小姐的品貌竟然是如此惊为天人。”略显造次的话用来表达真诚,是成功人士的特权。

绿蔻却觉得他虚伪,心想:你自然是确定不会浪费时间,才会屈尊亲自过来的。略略低头,掩饰眼中略有嘲讽的光芒。

其实绿蔻对他也是有些了解的:麦觉男,麦氏集团的大公子,集团目前真正的掌舵人,如果社会是金字塔的结构,自然他就是塔尖上的最尖端。这男人含着金汤匙出生,自然难以证明自己的成功和家族的势力没有半点关系,所以对婚姻便非常的苛刻,一概门当户对的淑女名媛都拒绝,一心要找一个民间女子为伴,避的就是强强联手的姻缘纽带。其实英雄都盼望着孤胆奋战的,因为那种成功才来得刺激和欣慰。只是他要的女子只能平凡在家世上,却不能是处处平凡的,即使是民间的花



朵,也必要一朵奇葩。这正是难得的,尤其在这灯红酒绿的大都市,资质好的女孩子早早便觉醒了,为前途和命运的改变拼杀,坐在晶莹剔透的宝塔中等待王子的水晶公主,只能是童话中的谎话。麦觉男却并不急切,奇花自然是不易得,但凡花却是朵朵绽放争妍斗艳,他从不缺女人,缺的只是一个能坐到身边的女人,他可以慢慢等,慢慢找。

绿蔻不想问麦觉男是如何找到自己的,这问题没意义,像他那样的男人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,而像她这样的女孩子,也正是由于稀有才更加显眼,像沙里的金子般掩盖不住,又像百里香,得了风露,那香味是让人无法迷失的讯息。

麦觉男点了圣多斯咖啡,然后看了看绿蔻面前的杯子:“怎么?不喜欢苦味?女孩子多半喜欢酸甜。”

绿蔻依然不想答话,但挨不过面子,于是只面无表情地说一句:“是吗?”

对这个男人真的没兴趣,他的高高在上从开始便让她索然。她甚至希望自己能讨厌他,因为讨厌毕竟也是一种情绪,总好过现在这般淡而无味的敷衍,纯属是浪费时间。从一开始绿蔻就觉得麦觉男不是自己要找的类型,但她也不得不承认,他的条件太好了一些,好到让她不觉有些犹豫。麦觉男的家世和能力能像山峰一样可靠,这是每个女人都心动心的,也是值得每一个女人的妈妈放心的,所以绿蔻毅然决定再试试。清高的姿态是摆给别人看的,绿蔻此刻只需要面对自己。

“你好像不爱说话。”麦觉男的表情却总是笑笑的,“我喜欢话少的女孩子,显得更有气质。”

绿蔻很想让他明白她其实不在乎他的喜好,但连和他争论的兴趣都没有,却又不得不开口敷衍:“还好吧。”

她的冷淡让他更有兴致,欲拒还迎是每个女孩都爱用的小伎俩,这点他谙熟于心,前阵子才上手的那个选美皇后一开始的架子搭得还要更高一些,但几件满钻的首饰送过之后还不是乖乖住进了他准备好的高级公寓。眼前的这个女孩虽然优秀很多,但也就是优秀在不沾尘的清纯,那也代表着更容易搞定:“那么你想问我些什么?或者你

对我想了解什么？”

绿蔻沉思，搜肠刮肚，最后放弃：“我没什么想要了解的。”

他笑了：“那需要我说说对你的认识吗？”

唉，他还真是让人很闷！绿蔻叹口气，说：“也不用了，我相信很详细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，麦觉男知道时间到了，他给自己这次相亲的时间是十分钟，十分钟足够让他决定要不要和她继续。但是此刻他不想离开，尽管不愿意承认，但他有些担心绿蔻是否还要继续，这是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去忧心的问题，因为从没有女人能够拒绝麦觉男。

绿蔻渐渐压抑不住心里的不耐烦，但她决定把自己一贯的程序走完，于是从容问道：“麦先生，我还真有一个问题——百年之后，你愿意我先死还是你先死？”

“这问题恐怕不由我们决定，但我保证无论是我们谁先死，你和你的家人都会得到很好的保障。”麦觉男的笑意渐浓，眼里的温柔也渐渐明显：她真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孩儿，我喜欢她丝毫不掩饰的心机。要什么就说清楚，这样大家都免得麻烦。

“绿蔻，恭喜你得到了我身边的位子。”麦觉男得到了自己单方面的认定。

而绿蔻也轻轻舒了一口气，她发现她竟然在怕他给出完美的答案，那将让她难以判断取舍，好在这世界几乎是没有奇迹的。

麦觉男，和你告别。绿蔻也在心里明确了自己单方面的退意。

在咖啡店的门口，麦觉男和绿蔻握手告别，对于约定再见面的时间，麦觉男这样处理：“绿蔻小姐，我最近不在这里，你看我们再联系好不好？”要先晾她一晾，免得这小姑娘自以为是起来。晾在一边几阵子不搭理，心里的急切和委屈就会一波一波漫上来，到时候稍一松劲儿，难保她不扑上来。以前那个智商高得吓人的美女双博士，就是这样从刺猬变成了乖猫儿，被自己乖乖地养在金丝笼里。麦觉男心里无比自信地想：绿蔻，我会给你更多，请你准备好感激涕零。

绿蔻则确实感激麦觉男能主动说出那一番话，至少不必她自己费



料理课

心思量到底在转身前该不该说那个“再见”。于是她如释重负地点头，绽开一个无比轻松的笑容，之后转身离开。可那笑容如鬼魅一般摄去麦觉男的一点灵魂，即使绿蔻知道，也会觉得和自己无关。

美丽是根永远的上上签，这是这世界最残忍也最真实的法则。

.....

绿蔻和谢信平约定的地点是城南的植物园，时间是早上的七点。早晨的植物园里有很多是持年票或者半价票来锻炼的老人，绿蔻坐在湖边看一对老夫妻手挽手指点着观赏湖面的野鸭，心里不禁酸酸的。如果爸爸不是早早地离去，也许妈妈也能享受这种美好的晚年，可惜爸爸的心脏病很严重，到底没能逃过英年早逝的命运。在绿蔻生命中大部分的岁月里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和妈妈一起度过的，甜蜜、凄苦、温暖、无助，她们尝遍了人世间的各种滋味，早已将生命融为一体，那甚至不能是一个“爱”字可以概括的。她不知还有什么能够报答，所以只希望自己能能够只做让妈妈高兴的事情，于是妈妈希望早些看到她找到真爱成家立业，那么她便会拼尽全力去做到。

上次的麦觉男绿蔻并不满意，但回去还是和妈妈详细地讲了讲，如果妈妈觉得好，她还是会继续和他相处看看。但好在妈妈也不喜欢他，妈妈和自己想得一样，家世背景只是相对的，并不是唯一的条件。“重要的是人好！人好是不会让我的女儿过苦日子的。”妈妈就是这么说的，其实不用说，从她的眼神里绿蔻就能知道，因为她的心总是和妈妈的心一样的。

所以为了区别于麦觉男这种类型，这次绿蔻选择了谢信平：三十岁的基金经理，收入稳定、家世清白，踏实、稳定，似乎也有光明的前途，看上去是做丈夫最好的人选。妈妈要绿蔻去见见，绿蔻一定不会拒绝的。

七点已过，谢信平却还没有来，绿蔻的手机上却接到了一条短信：“绿蔻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就过来，现已到大门口，发生了一点小问题。”绿蔻站起身，坐得有点久，正好想站起来活动一下，既然他在门口，就往门口的方向走走迎一迎吧。

大门就在不远的地方，绿蔻顺着湖边的石子路慢慢走过去，门口聚

集了一些人，吵吵闹闹的。绿蔻收住了脚步，不想过去了，她不喜欢争吵和嘈杂的环境，转身正想离开，却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声嘶力竭地喊：“你们这些人真是啰唆！年票上有照片，就是我嘛！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”

一道尖利的女声在和他分庭抗礼：“先生，我们的年票规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够用的，您的年龄明显没有六十岁，您怎么能有年票呢？即便年票是您的，按规定您也不能使用。”

“搞什么！我不知道你们的规定，就算你们有规定，但是你们不按规定发放年票是你们的事情，既然我手上有票，就要让我进去。”

争吵声越来越大，人也越聚越多，终于有几个看似管理人员模样的人出现，平息了这件事情，那个男人也被放行进入了植物园，但是管理员也很客气地告知：“先生，这次就让您进去吧。但是下次您是不能用这张年票入园的。”男人丢下一个不屑的表情，还是很识时务地离开了，那张年票还是折起来放进了手里拿着的书包里。

绿蔻站在远处，不知为何心中一动，没来得及细想，手里的手机已经开始响起，绿蔻心一沉：看来真是运气不好。犹豫着要不要连电话都不要接而转身就跑，谢信平已经听见了电话铃声并循声望了过来。眼睛一看到绿蔻的脸，腿却几乎要蹦起来，赶忙挂了电话飞奔过来，绿蔻见了，心里的嫌恶就有些忍不住，只好略略转了下身子，用侧脸抵挡一下那扑面而来的腻人的风。

谢信平跑到距离绿蔻几步远的地方停下，满脸喜色地探寻问道：“绿蔻小姐？”绿蔻不情愿地点了点头，这一刻，她第一次希望自己不是自己，多么可笑。谢信平喜之不尽的表情压制不住，如果不是碍于面子，绿蔻猜他会立刻手舞足蹈。“我是谢信平，你好！我们要不找个地方坐坐吧。”

绿蔻摇头：“还是走走吧。”最好是他自己走，随便他爱去什么地方。但是绿蔻不能没礼貌，她知道，如果对别人太过分的话，妈妈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，妈妈希望她做淑女，所以她总是得拘泥于那些恼人的礼貌。

谢信平却不识趣：“早上湖面上风大，我们还是去坐坐吧，我知道这



料理课

附近有麦当劳，你还没吃早饭吧？”

绿蔻的口气有些严厉了：“我吃过了，我们就走吧。或者你吃饭，我在这里等你一下。”

谢信平不敢再自作主张了，美女的脾气都很不好，男人也只有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女的坏脾气。谢信平闭上嘴跟着绿蔻的脚步在湖边散步，心里还是欢喜的，即便是个性子坏的女孩儿又怎么样，只要她愿意跟自己好，怎么看都还是赚到了。想到这，眼睛忍不住一下一下向着绿蔻瞟去，每看一次，脸上的笑意就更浓重了一些。

绿蔻却不愿意向他那边微微转一下眼球，忍了片刻，终究不能总是沉默，于是说：“谢先生，你居然能办到年票，真有办法。”绿蔻不是擅长讽刺人的女孩子，这句话说得竟然像赞扬。

也许是谢信平真的昏了头，竟然也真的把话听成了赞扬，笑了：“是我爸爸的年票，照片是我爸爸的，他长得很年轻的，粗看上去我们倒像是哥俩。”

绿蔻倒也觉得好笑起来，看谢信平竟然也没有那么讨厌了，最起码他还够坦白，于是真的笑了：“那你爸爸的票要是被没收了，那可怎么好。”

谢信平见绿蔻如此，越发觉得受到了鼓励：“一张年票不过五十块钱，一张正经的门票要八十块，没收了也划算的。”

绿蔻竟然饶有兴趣了：“但是年票是给老人早锻炼用的，不能去坐缆车或者观光小火车，后面几个民族风情园也不能转的，你不在意么？”

谢信平简直快乐极了，这个美女看上去还是同道中人，他索性更加痛快了：“来相亲嘛，观光缆车都不需要的呀，民族风情园能不能去逛，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的啊。”说完也暗暗后悔，又忙挽回补救：“绿蔻小姐是不是想去坐坐缆车，那我去补票。”

绿蔻轻轻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只想走走。”然后继续大步向前走去。

才走了几步，绿蔻回头问道：“谢先生，回答我个问题好吗？”

谢信平忙不迭地点头，心想：回答个问题算什么，你就是向我要银行卡密码我都坦白的。

“谢先生，百年之后，你愿意我先死还是你先死？”

“我先死！”谢信平斩钉截铁，信誓旦旦，之后又怕对方不信似的连说几遍，“我先死！我先死！”仿佛在抢着做什么功德无量的好事。“我现在就可以保证，有了危险，有了无法活下去的困难，我都会先站出来，把生的希望留给你，我自己去死！”说得自己都感动了，声音到最后竟然有些哽咽。

绿蔻大笑起来，连自己都吃了一惊，她很少爆发出这种激烈的情绪，她大笑的样子很感人，仿佛能够把初升的太阳揉碎一般，洒下一地的金光灿灿。谢信平看得心潮澎湃，美丽的女孩，这个答案看来你是满意的了！

绿蔻好不容易平息下来，她的双颊红扑扑的，残存的笑意还眷恋在弯弯的嘴角，她伸出形状美好的手，握了握谢信平的手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谢先生，我要和你告别了，我想我们确实是不大合适的。”

绿蔻抽回自己的手放回口袋，从谢信平身边一闪而过，当谢信平回过神的时候，她已经转过了湖边绿树环绕的转角，谢信平只看见她头上绿格子的蝴蝶结发带在阳光下轻巧地一转，便不见了，像水雾中的彩虹。

.....

绿蔻坐在妈妈的床边，细细碎碎地把相亲的事情和妈妈念叨着，只有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她才会是这样的，话多爱撒娇，完全的小女儿模样。妈妈不怎么搭腔，只微笑地看着她，眼里爱意浓浓的。

绿蔻忽然想起小时候，自己最喜欢和妈妈出去逛菜市场，那个时候，她的身体很弱，总是生病，很少有机会出门，只有天气暖和的时候，偶尔才牵了妈妈的手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逛逛。菜市场又脏又乱，别的小孩子都不喜欢，但绿蔻就觉得快乐得不得了。妈妈的手软软的，身上香香的，有妈妈在，地上脏乱一些又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何况菜市场里有那么多漂亮的东西，西红柿又红又圆，西兰花像朵绿色的云彩，成捆的大葱很像童话书里画的一片一片的竹林，一切是多么有趣。

妈妈常去市场最里面的肉摊买肉，那里的老板是个老太太，戴洁白